图书情报工作
第 62 卷 第 1 期 2018 年 1 月

新时代情报学与情报工作的新定位与新认识
——“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论坛(2017)”侧记与思考

■ 初景利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北京 100190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0049

摘要:[**目的/意义**]探寻新时代情报学与情报工作的内涵,重新认识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当前和未来的新定位。[**方法/过程**]总结“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论坛(2017)”,解读《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南京共识》,提出情报学与情报工作未来发展的主要特点与总体趋向。[**结果/结论**]在变化的时代面前,情报学与情报工作需要转型与变革,突破以文献为基础的学科固有范式,拓展以情报交流为特征的学科边界,从而以智能情报分析为核心,以技术开发应用为手段,以大数据为核心能力,以数据科学为新的增长点,构建情报学与情报工作新的核心能力与竞争力。

关键词: 情报学 情报工作 情报分析 大数据 数据科学
分类号: G250
DOI: 10.13266/j.issn.0252-3116.2018.01.018

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端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蓬勃发展起来的文献工作(documentation),因此,始终与图书馆学、文献有着密不可分的历史渊源与专业基础。但随着数字化、网络化、大数据、智能化、智慧化时代的到来,情报学与情报工作的学科性质与业务特征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学科范式、专业能力、学术影响和社会贡献已经超越了传统情报学的范畴,并赋予了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在新时代的新定位与新要求。为此,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情报学与情报工作所发生的变化,必须重新确立情报学与情报工作的定位与作用,重新规划情报学与情报工作的现实战略与未来发展目标。在这样一种形势下,2017 年 10 月 29 日,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共同主办的“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论坛(2017)”在南京大学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黄长著研究员、武汉大学资深教授马费成教授应邀参会并做了主旨报告,并与 100 多位情报领域专家学者集聚一堂,共同探讨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定位与方向这一重大问题,会后发布了“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南京共识”。随后,由南京大学苏新宁教授作为首席专家领衔的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情报学学科建设与情报工作未来发展路径研究”也正式立项,标志着这一研究主题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高度关注。

南京会议除黄长著研究员和马费成教授的报告外,有多位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对情报学当前和未来发展的认识。笔者通过一天的会议,总结了若干主要观点并形成几点感悟。

1 必须进一步加强情报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

黄长著研究员提出了“为什么要研究情报学”这样一个命题。情报学作为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必须拥有和建立自己的学科基础理论,必须在实践创新中不断完善和深化情报学的理论研究。在变化的环境下,情报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为此,需要解决情报学是什么、情报学能干什么、情报学的学科基础是什么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马费成教授提出了在信息链上理解和定位情报学,为情报学找到了一条学科发展的基本范式。所谓信息链,就是“事实-数据-信息-知识-情报(智能)”这一信息演进过程,也可以认为是情报学发展变化的主导轨迹。

2 进一步确立“大情报学”的学科定位与学科范式

传统意义上的情报学是有关科技文献的整理与分析。今天的情报学不仅超越了文献的范畴,延伸到信

作者简介:初景利(ORCID:0000-0003-0723-3985),出版运营总监,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chujl@mail.las.ac.cn。
收稿日期:2017-12-15 本文起止页码:140-142 本文责任编辑:王善军

息现象和各种信息活动,比如舆情、数据、地理信息系统(GIS)、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等,而且也超越了科技本身,延伸到社科情报、医学情报、国防情报、安全情报等等。要确立包括军民情报融合大框架下的大情报观。各类情报以及 information、intelligence 等,都将统筹在“情报学”这一学科范畴体系内,遵循情报学共同的学科属性与学科规范,构建共同的学科理论基础,但在不同的领域具有不同的应用价值与应用效果。情报学应高举“大情报学”这一学科大旗,加强学科内部结构的优化与重组,重塑情报文化,形成情报研究的中国学派。

3 情报学学科边界必须扩大但学科内核必须坚守

在今天这样一个学科交叉加剧、跨界融合兴盛的时代,学科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没有一个学科还可以孤立地存在,理论方法的跨学科应用已成为普遍现象。情报学如果不能扩大自己的学科边界,很可能就会被其他学科所吞并或蚕食。所以,实行开放政策,打破学科边界,吸收其他学科的养分,不断壮大自己,才是情报学学科发展的出路。但这个过程中,必须坚守情报学的固有学科内核(情报学的基本理论),而不是被同化,失去自我。坚持以我为中心、为我所用的学科发展原则。

4 进一步强化情报学与情报工作的社会化服务职能

情报学无论如何发展,应用性学科的性质不会改变。情报学学科的影响力在于情报工作的影响力。为此,应进一步强化情报学与情报工作的社会化服务职能,为各学科的研究提供前沿信息与信息分析,为各领域提供情报跟踪、竞争力分析、态势分析。为推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智库功能,将智库研究纳入大情报学的学科体系,将情报研究拓展为智库研究,将情报研究机构拓展为智库研究机构。监控舆情传播并提供舆情分析,加强对应急事件的情报分析并建立模型与机制。参与企业竞争情报分析并为企业竞争提供信息与战略支撑,筹建保密学科并参与国家安全的学科建设,等等。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只有在各领域发挥自身的作用,才会不断增强自己的社会地位与社会影响力。

5 技术驱动将成为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的主导范式

以计算机、网络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包括情报学在内的所有学科注入了新的手段和新的动力。没有一个学科能忽视技术的应用与作用。情报学本身就具有技术的情结与优势,未来的发展将更加依赖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也许情报学还难以或不应该成为技术学科,情报学还需要人文要素,但技术的应用能力与水平将决定情报学的能力、地位与价值。为此,需要加强技术人才的引进,加强情报学课程的技术化改造,加强情报学学科体系的技术化改造。唯有需求主导下的技术驱动,情报学才可能拥有更高的学科地位与良好的学科形象,情报学与情报工作的作用才能充分显现。

6 数据驱动的科研范式为情报学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

未来的科学研究将是数据密集型,以数据驱动作为科学研究的主要范式。情报学与科学研究素有天然的渊源与关系。科研范式的变革必然影响情报学的发展,那就是将数据作为情报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将以大数据技术为核心的数据科学作为情报学的内在学科建设内容,明确数据在情报学学科体系与学科发展中的地位,构建以数据、大数据技术、数据科学为重要特征的新的情报学学科体系,将数据的采集、组织、挖掘、分析以及数据智能、知识发现作为情报学新的能力。

7 进一步强化情报学与情报人员的能力建设问题

情报学的学科地位与影响力在于能够在理论、方法、技术等方面构建什么样的学科体系与学科能力,在于所指导的情报工作在多大程度上解决社会所需的什么样的重大问题,在于情报专业人员掌握了什么样的核心能力与专业技术优势。所以,学科也好,实践也好,人员也好,关键的问题是能力问题。学科建设能力的水平、实践应用能力的效果、专业发展能力的高低,都将影响情报学的整体形象,影响情报学的存在与未来发展。构建与社会需求相一致的情报学现实能力与未来能力,是情报学面临的根本任务。

8 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应增强学科自信与职业自信

相对于传统的大学科优势学科,情报学仍显弱小和

"卑微",无法与许多其他大学科相提并论,并且很多人还不了解情报学的性质和作用。这是客观现实。但也应该看到,在过去的几十年,经过情报学界的不懈努力,情报学的地位和影响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在今天的需求与技术环境下,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的客观环境空前良好,情报学的学科优势与能力将很大程度上得到激发,情报学在解决重大社会需求中的作用将会进一步增强。我们应对情报学树立学科自信,对情报工作树立职业自信,将领域知识与专业能力、技术能力有机结合,在学科与事业的发展中找到自己的坐标点。

南京会议已经结束了,《南京共识》已经发布了。但情报学学科建设与情报工作未来发展的路还很漫长,挑战很严峻,任务很艰巨。无论信息环境如何变化,无论用户需求如何变化,情报学和情报工作都不能固守传统。

必须加大转型与变革的力度,突破以文献为基础的学科固有范式,回归情报的本原,拓展以情报交流为特征的学科边界,深入到情报、信息、智能与智慧的内容与过程之中,构建以智能情报分析为核心、以技术开发应用为手段、以大数据为核心能力、以数据科学为新的增长点的新的核心能力与竞争力,开创情报学与情报工作的新时代。

The New Orientation and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Work in the New Era
-Some Notes and Thoughts of the "2017 Forum of the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Work"

Chu Jingli
National Science Library of CAS, Beijing 100190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is paper aims at exploring the connot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work in the new era, and rethinking the new orient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work. [**Method/process**]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2017 Forum of the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Work", and explained the Nanjing Consensus of the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Work, the main features and overall trends of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work. [**Result/conclusion**] In changing times, the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work must be transformed and changed to break through the tradition paradigm of the subject based on documents. The subject boundary of th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should be broadened, and the new core capability and the competitive force of the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work should be developed by taking the information analysis as the core method, the IT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as the means, the big data as the core capability, and the data science as a new growth point.

Keywords: information science　information work　information analysis　big data　data science

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南京共识

2017 年 10 月 29 日,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共同主办,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承办,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与《图书情报知识》杂志社协办的"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论坛(2017)"在南京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 100 余名情报领域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情报学学科建设与情报工作发展展开了讨论,目的是在国家发展与安全这一思想主导下发展情报学和定位情报工作,努力推动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在国家创新、共享、发展、安全的框架下发挥新的更大作用。

新中国成立之初,根据国家建设与科技发展的需要,我国在科技文献基础上建立的情报工作对我国科学技术发展与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1964 年,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成立,对科技情报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指导和推动。改革开放以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繁荣,使社会科学情报受到重视。1986 年,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成立,标志着我国社会科学情报学和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国社会科学情报研究也逐渐成为情报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自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始,情报学作为一门学科逐渐在我国发展起来,其中的重要标志是情报学教育的开展。1978 年情